

南國月刊 戲劇集

[illegible]

黃 花 崗

田 漢

第 一 幕

第 一 場

登場人物

林覺民……………二十五歲

陳意映女士(其妻)……………二十二歲

劉鐘華(其友)……………二十七歲

依新(其子)……………五歲

桂枝(其婢)

背景

福建閩縣后街林覺民家，據林烈士與陳夫人書謂“后街之屋，入門穿廊，過前後廳又三四折有小廳，廳傍一室

爲吾與汝雙栖之所云云。”此場卽以此小廳爲背景，小廳左側有門通前後廳，右側有門通內室，卽林烈士與陳夫人雙棲之所。

幕啓時豔陽入室，鳥語清圓，左窗玻璃，花影微顫，廳中陳設以覺民父可山先生是個名士，因於溫簾之中另有一種古淡之味。對東方的窗子打開了，可以看見園中的花木。廳中靠近內室的椅上置皮箱，旋窗的几上有酒瓶及杯盤，盤中有殘肴未撤。

覺民一意識滿溢的美少年，目灼燦如流星，着學生服，不事邊幅而雄姿煥發氣象凜然。此時他憑着窗前几上望着他的愛妻。

他的愛妻陳意映女士是一個極天真爛漫的女子，性癖好尚與覺民絕同，舉動活潑，衣飾鬢髮亦不遑事人工的修飾。然亦特見其美。加以伊父是一不繼足會會員，所以雖在清季却保留了一雙天足。我們看了她和現代的女子似無甚特異之點，不過她對於丈夫相愛之純，相知之深，及後來相助之力，却引現代許多浮薄女子所能及。她此時正專心一志地看着一本書。

林覺民望了他的妻子一會，似乎有什麼話想和她說，但又說不出來，嘆了一口氣，舉几上酒盅一飲而盡。

意映（轉過頭來）好好的，您又嘆什麼氣呀？

覺民（舉着杯）我何曾嘆氣，我不過覺得頭上——胸口上有些不舒服似的。

意映 準定是昨晚我們談得太晚了，你酒也喝得太多了，因此受了涼是不是？好，你好好的坐着，我替你做醫生。（替覺民在頭上推了許久）

覺民（一面受着她的撫摩，一面目不轉睛的望着她）。……

意映（被她丈夫望得害羞了）你儘是那樣望着我做什麼？不認識嗎？

覺民（微笑）意映，你讓我望望罷。我們有好幾個月沒有看見，隔幾天又要回東京去了，我怎麼不要望望你呢？

意映 那麼你仔細地望望罷。

覺民 不要望了，越望越要捨不得你了。

意映 你不是說今年寒假又要回來的嗎？

覺民（微苦笑）自然又要回來……（轉換話頭）你看的是什麼書？

意映 你猜。

覺民 誰著的？

意映 你著的。

覺民 我著的？你又在那裏看‘原愛’嗎？人家說：男子的書是著給太太以外的女人看的。但我著這本書的目的却專是爲你，和我一切的行動都是爲你一樣。

意映 這本書寫男女應該怎麼相愛的道理，也許是爲我，但是你旁的行動恐怕不必盡是爲我罷。假若都是爲我，爲什麼我們結婚剛滿一月你就猝然跑到南洋去，一句話也不告訴我呢？

覺民 這個麼，自然也爲的是你。

意映 爲的是我！爲的要我哭，是不是？爲着你忽然離了家，害得我哭得好苦，害得爸爸尋得好苦。

覺民 妙在是爸爸親自到廈門尋我三天沒有尋着依舊搭船回來的時候我早站在門前尋着他老人家了。

意映 你還有本事說呢。你不知爸爸他老人家爲着你的事多麼望心。媽媽死的早，他老人家從八歲起把你撫養大，又親自教你讀書，你到現在還要時時害着他老人家爲

你担驚受急，你真是不對呢。

覺民 自然是不對，不過這都是爲的是愛你。

意映 這也爲的是愛我？爲什麼呢？我那能負得起這樣大的責任呢？

覺民 意映……我將來總有機會詳細告訴你的。

意映 爲什麼現在不說呢？

覺民 現在麼，說出來沒有力。

意映 但是覺民哥哥，你若真是愛我的時候請你許我知道你的行動。你縱不替我想，也得替爸爸想，替這五歲的依新想。爸爸聽說你在日本交的盡是些年輕的志士，恐怕你將來要弄出些大的亂子來。他老人家常爲這件事着急，上一次他老人家寫給你的那封長信你接了沒有？

覺民 自然接了。

意映 可憐他老人家寫這信的時候我還看見他老人家暗暗地在揩眼淚呢。

覺民 我讀那封信的時候所落的眼淚恐怕比父親還要多。……但是你們也太神經過敏了。你們祇道我和那些年輕的志士往來便會遭什麼大禍，你想我在慶應大學學的

是文科，一個學文藝的人不比那些學高陸軍的，有什麼可危呢。

意映 惟願得如此穩好。但我心裏總時時懷着一種不安，我總怕我一天要失掉你。覺民哥哥，你別離開我呀。

覺民 意映，別着急，我也許有一人要離開你。但你永不會失掉我。我永遠是你的。

意映 你既然要離開我，為什麼又說你永久是我的呢？

覺民 正因為要離開你，我總永遠是你的呀。

意映 正因為要離開我，你終是我的？這話是什麼意思呢？覺民哥哥，你的妻子蠢的很，請你明白的告訴她罷。

覺民 她那裏蠢，她是個頂聰明的女人。不過她因為愛她的丈夫所以就蠢了。

意映 一個女子不應該愛她的丈夫嗎？

覺民 應該，正和你應該愛我一樣。不過她們不應該專祇記得她的丈夫，却忘記她丈夫所處的世界啊。咳，意映呀！（執她的手）我何幸而遇着你，但是何不幸而生在今日的中國呢。

意映 覺民哥哥我雖不幸而生於今日的中國，但是何幸而遇

着你呢。

覺民 遇着我有什麼好？

意映 你是這麼一個多情的人！

覺民 你望你的丈夫是個多情的人嗎？

意映 難道還望他是個薄情的人嗎？

覺民 那麼，假如你的丈夫處在這種幾重壓迫之下，眼見得天下許多人不當死的得死，不願離的得離，他却終日伴着他的親愛的太太在茜紗窗裏過快樂安閒的日子，這也能叫做多情的人麼？

意映 （陰有所悟）覺民哥哥，這自然不是我所希望的。不過我越知道你的思想，我心裏越加不安了。做妻子的無論這個世界怎麼樣了，她首先問的是她的丈夫因為丈夫便是她的世界。祇要她丈夫安全，或是能同她一道，就到了世界末日，她也沒有什麼怕。六七年前你由南洋跑回的那一趟，我不對你哀求過嗎？無論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安全的也好，危險的也好，必定要告訴我，我願同你一道去。但是後來你還是不肯告訴我。不知道你妻子在家裏多麼擔憂。你妻子覺得與其每日裏擔憂，不如率性

和她丈夫共運命的好。覺民哥哥，你可憐的妻子，把你的心事爽快地告訴她罷。

覺民（苦笑）噯唷，我的乖，你別當真起來了。我有什麼心事。我不過說些高尚其志的話和家裏人淘氣罷。外國人長說中國人是把理想和事實看成兩件事的，讓他有絕高的理想，做起來總是和現實妥協，甚至與理想相反。你想我不是中國人嗎？我那裏真肯把家裏慈愛的爸爸，活潑的孩子，尤其是你這樣可愛的夫人丟了，去幹那種危險的勾當呢？

意映 我安是安心了，可是聽起來怎麼不像你的話呢？

覺民 爲什麼？

意映 你平常那麼慷慨激昂的怎麼變成這麼卑怯呢？

覺民 那麼，你還是不願意有這樣一個卑怯的丈夫嗎？

意映 不是。

覺民 那麼祇要你丈夫安全卑怯一點也不要緊嗎？

意映 更不是。

覺民 那麼，要我怎樣呢？

意映 我祇要你對我實說一件事。

覺民 一件什麼事？

意映 你這一次到底是打那裏回來的？

覺民 我自然是打東京回來的呀。

意映 怎麼？去年櫻花節假，你說假期太短，不能回來，今年這時候却回來了呢？

覺民 我本是不回的，因為今年假期稍長，又有幾個日本朋友一定要我趁假期陪他們到中國來看江南的春色。我帶他們到蘇杭一帶頑了幾天，他們回國去了，我便趁這機會到家裏來看望你們。這話昨晨我不是對爸爸和你們說過的嗎？

意映 說是說過，可是叫我怎麼相信呢？

覺民 怎麼不可信？

意映 你這一次決不是由上海回來的。

覺民 我不經過上海，怎樣帶日本朋友去遊蘇杭呢？

意映 覺民哥哥，你決沒有去遊蘇杭。

覺民 這我還騙你嗎？

意映 你平常到一個什麼地方總喜歡買些風景片送我。這次怎麼一張也沒有呢？

覺民 我買是買了，可是不知道在那裏失掉了。

意映 我說你別騙你那可憐的妻子，沒有風景片還是小事，你此次若從上海來，怎麼你的行李上都貼着香港客棧的條子呢？

覺民 (狼狽)你們真是……我不可以從香港換船來嗎？

意映 你是怎樣換法呢？

覺民 我因為到香港有點事，纔從那里換船回來的。

【桂枝登場。】

桂枝 大少爺，有客來了。

覺民 (苦中得救)誰呢？

桂枝 就是那常來的劉先生。

覺民 (看名片)哦，元棟，請進，請進。

意映 劉先生這幾個月常愛到我家來，找爸爸談話，爸爸最愛他。

覺民 爸爸最愛慷慨人，遇着了“慷慨的劉先生”自然是投契的。像他那樣的人，你也可以和他做做朋友。

【桂枝引劉鐘華登場，覺民夫婦急起迎之，鐘華一一與之握手。】

覺民 元棟！

鐘華 意洞！

覺民 來得好極了。（握緊着元棟的手）

鐘華 （他爲人身軀修偉，多膂力，有胆略，長於擊技，但看他的豐儀白皙灑脫諒然可親，可知他不單是個一勇之夫。他一手撫着覺民之肩。）一年不見，你的精神越加飽滿了。

覺民 你也越加健康了。…… 怎麼樣，府上的人都好麼？

鐘華 都好，祇是賤內時常多病。

覺民 大嫂我前年看見時不和內人一樣豐肥麼？

鐘華 那裏能像嫂嫂這樣健實。

覺民 有了令郎罷？

鐘華 那里有你們這樣幸福。可是我也不放在心上了。像我這樣的人有了孩子也是苦楚。

覺民 （黯然）……

意映 祇有你真是不客氣，客來了也不請坐。

覺民 哦。請坐請坐，我們今日痛談一天罷。

鐘華 （就坐）你那天回的？

覺民 我前天晚上回的。

鐘羣 郁莊，肩宇，任之他們都會了沒有？

覺民 我昨天本想去找他們，（望着意映）家裏的人不讓我出去，硬要我休息一天，所以還沒有會見他們，我祇寫了幾封信，約他們改天細談。

意映 別怪家裏人了。（對鐘羣）他前天晚上回來談到很晚不睡，還起來偷爸爸的藥酒喝，喝到後來連被子都給吐髒了。一直醉到昨天吃午飯的時候纔起來，他還說家裏人不讓他出去呢。

鐘羣 意洞近來也愛喝起酒來了嗎？改天我倒要和你痛飲幾杯。

覺民 我那里是愛喝酒，……不過我們也應該有痛飲的時候罷。

意映 （注意到桂枝替劉先生帶進來的禮物）劉先生，你這兩瓶酒，和這對盒子是送給誰的呢？

鐘羣 哦呀，那麼，自然是送到這里來的呀。

覺民 我們老朋友，怎麼用得着這等客氣呢？

鐘羣 這不是客氣，這叫做懷他人之慨。

意映 劉先生也會懷他人之慨嗎？

鐘羣 說起來很有趣，我昨天下午得了意洞的信，高興極了，本安排即時來看你（對覺民）的，因為有幾位同志來看我，所以就耽擱了。這兩瓶酒和這對盒子是一位遠方來的同志送給我的。我現在又拿來送給你們，這不叫做懷他人之慨嗎？我那幾位同志他聽見我說你回來了，都想看看你。

覺民 不敢當。改一天我到你府上去。一來拜望嫂嫂，二來會會你那些同志。

鐘羣 最好嫂嫂也能到舍間走走。內人病中寂寞很想得嫂嫂去談談心哩。

意映 我多久想去看望嫂嫂，可也就是近來多病。

覺民 什麼近來多病，分明是有了孩子了。

意映 別造謠生事。

鐘羣 那麼，恭喜你們又有一個小意洞了。

覺民 不過我恐怕這一趟是個小意映哩。

鐘羣 是個小意映不也很好嗎？像嫂嫂這樣的母親，她的女兒一定是不會錯的。

覺民 我也很想有一個好的女兒。中國有志氣的男子少也實在因為有志氣的女子更少的緣故，假如她肚子裏的真是個女兒，我也很希望她真能夠像她。

意映（要微笑，頑皮地。）假若又是個男孩子我更教他像你。好不好？

鐘羣（拍手）對呀。女的像娘，男的像父，中國便有希望了。

覺民（苦笑）像我又有什麼希望？……實在，生在現在的中國，還不如不生的好，生下來沒有志氣的還可以做個奴隸，不幸是個有志氣的不是自殺便得去做犧牲。

鐘羣（恐怕他說話渾機急亂以笑話）不過也不能這麼說。反正有得生總是好的。像我那賤內一樣，我也不管是有志氣的也好，沒有志氣的也好，滿望她也胡亂生下一個，但是她老是不生。

覺民（破顏一笑）這事情也是能勉強的嗎？我覺得祇要我們的精神能夠做人道的遺產傳下去，有沒有兒子倒也不在乎。

鐘羣 我也是這麼想，可是我——望着你們的依新總覺得有些寂寞。比方稍微人一點的事決不是一個人能做完了的，假

若嫂嫂這趟生的又是個男孩子，那麼意洞所做不完的事不是還有兩個小的意洞替他做嗎。我所做不完的，便祇好讓他未完了。

覺民（他想不到鐘羣會說出這樣感傷的話來）不過我想和有志氣的兒子不靠父親一樣，有志氣的父親也決不靠兒子。你看見幾個人的遺志是他的兒子完成的？他的精神能感動天下人，天下人便都是他的兒子。他沒有做完的事自然有人替他做完，有什麼寂寞呢。

鐘羣 這話對極了。開我的茅塞不少。

〔桂枝奉茶來並帶依新登場，桂枝轉下，依新一聽慧活潑之小孩。着海軍服，攜玩具之短槍，見劉先生即如小鳥相依，蓋鐘羣常來故識之也。〕

依新 劉伯伯。

鐘羣 噯呀。小娃娃幾天沒有見，又長的這樣高了。快來，把槍借給我用一用。

依新 不。我要打人去的。

鐘羣 打誰呀？

依新 打隔壁那王小妹。